

华中某市中学生欺凌与家庭因素的相关性

朱钰睿¹, 武春雷², 王博¹, 权菊青³, 岳文娟⁴, 马婧⁵, 郭冬霞⁶, 孙长青¹

1.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河南 450001; 2. 洛阳市吉利区开元小学;

3.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4. 河南省教育厅; 5.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 6.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 目的 了解华中地区中学生欺凌与家庭因素间的相关性, 为预防和减少中学生欺凌行为的发生提供理论参考。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 抽取华中某市 8 所学校初中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 2 996 名中学生为调查对象, 收集其欺凌卷入状况与家庭因素的相关信息。结果 被调查学生中, 有 390 名 (13.0%) 存在欺凌他人行为, 1 127 (37.6%) 名曾受他人欺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是否独生子女、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父母婚姻状况、母亲是否外出打工、父/母亲受教育程度等家庭因素在中学生欺凌和受欺凌中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 值分别为 8.88, 56.49, 30.85, 30.91, 3.89, 10.36, 11.72; 25.00, 69.33, 46.76, 57.09, 3.93, 23.19, 45.49, P 值均 < 0.05)。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独生子女、母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与中学生受欺凌呈正相关 (OR 值分别为 1.37, 1.39), 父母婚姻状况和谐、父亲没有外出打工与中学生受欺凌呈负相关 (OR 值分别为 0.53, 0.83); 独生子女与中学生欺凌呈正相关 ($OR = 1.42$), 父子关系好与中学生欺凌呈负相关 ($OR = 0.38$)。结论 华中某市中学生欺凌与家庭因素关系密切。应重点关注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参与抚育的程度和家庭关系和谐状况等问题, 以减少中学生欺凌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 暴力; 人权侵犯; 家庭; 回归分析; 学生

【中图分类号】 G 444 B 844.2 G 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9)10-1491-04

Association between bullying and family factors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a city of central China/ZHU Yurui^{*}, WU Chunlei, WANG Bo, QUAN Juqing, YUE Wenjuan, MA Jing, GUO Dongxia, SUN Changqing. ^{*}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45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nd family factors in a city of central China, so a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prevention and reduction of school bullying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Methods** The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bullying involvement and family factors of 2 996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first grade in junior high school to third grade in high school in a city in central China. Chi-square test and Logistic-regression analysi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factors and bullying participation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Results** Among 2 996 students, 390 students (13.0%) were found of having bullying behavior, and 1 127 students (37.6%) were found of being bullied.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amily factors such as whether she or he is the only child,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mother-child relationship, marital status of parents, whether the mother work away from hometown, education level of father and mother ($\chi^2 = 8.88, 56.49, 30.85, 30.91, 3.89, 10.36, 11.72; 25.00, 69.33, 46.76, 57.09, 3.93, 23.19, 45.49, P < 0.05$).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only child and mother's education degree was junior college and below were the risk factors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ullying involvement ($OR = 1.37, 1.39$). Parents' harmonious marital status and father's not working outside are the protective factors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bullying ($OR = 0.53, 0.83$). The only child is the risk factor of bullying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R = 1.42$), and good father relationship is the protective factor of bullying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OR = 0.38$). **Conclusion** Family factors have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involvement of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bullying in a city of central China, and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measures should be formul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mily to focus on the intervention of high-risk groups.

【Key words】 Violence; Human rights abuses; Family; Regression analysis; Students

目前, 欺凌已经成为一个比较突出的社会和公共

卫生问题^[1]。欺凌卷入不仅会对中学生的心理造成伤害, 而且严重影响中学生人格发展和正常社会化进程^[2]。2017 年 12 月教育部、公安部等 11 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3]指出, 中小学生欺凌是发生在校园(包括中小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内外或学生之间, 一方(个体或群体)单次或多次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 造成另一方(个体或群体)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事件。

【基金项目】 2018 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 (18A880030); 2019 年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研究重大项目立项计划 (2019-YYZD-17)。

【作者简介】 朱钰睿 (1996-), 女, 河南许昌人, 在读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卫生。

【通讯作者】 孙长青, E-mail: sunqc@zzu.edu.cn。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19.10.015

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是中学生欺凌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家庭影响是贯穿始终且最早最深刻的,在个体的性格、行为、心理发育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4-5]。因此,本研究从家庭因素角度出发,于 2018 年 3—6 月对华中某市中学生进行调查,探究中学生欺凌卷入与家庭因素之间的关系,为减少中学生欺凌行为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华中某市分别抽取城市高中、初中学校各 2 所,农村高中、初中学校各 2 所;以初中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为调查年级,在每所学校符合条件的每个年级内各随机抽取 2 个班级,共抽取 8 所学校 48 个班级,被抽取班级共 3 024 名学生全部接受调查。收集有效问卷 2 996 份,有效率为 99.07%。其中男生 1 558 名,女生 1 438 名;初中生 1 382 名,高中生 1 614 名。年龄 12~19 岁,平均年龄(16.13±1.06)岁。本研究已获得郑州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并取得被试者的知情同意。

1.2 方法 在参考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6-7]、中学生暴力行为量表^[8]、中学生暴力遭遇量表^[9]等的基础上,自行编制中学生欺凌状况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家庭情况、欺凌他人及被他人欺凌行为发生情况等。(1)一般人口学特征。包括研究对象的性别、年级、家庭情况等资料。(2)家庭因素。在参考文献^[10]的基础上,本文所确定的家庭因素主要包括父母因素(父母文化程度)、家庭环境(家庭结构、是否独生、父母是否外出打工)、家庭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父母婚姻状况)等。(3)欺凌发生情况。包括欺凌他人和被他人欺凌 2 个量表,均包括 15 个条目。通过欺凌类型将 30 个条目归纳为 5 类,即言语欺凌/受言语欺凌(恶意辱骂他人或给他人起绰号/被他人恶意辱骂或被起绰号)、关系欺凌/受关系欺凌(冷落、孤立、排挤或恶作剧他人/被他人冷落、孤立、排挤或恶作剧)、网络欺凌/受网络欺凌(用网络散布他人隐私或骚扰威胁他人/被他人用网络散布隐私或骚扰威胁)、权利侵犯/受权利侵犯(拿走、占用、损毁他人财物/被他人拿走、占用、损毁财物)、躯体欺凌/受躯体欺凌(扇耳光、推倒、大力踢打、用刀刺伤、烧或烫伤他人/被他人扇耳光、推倒、大力踢打、用刀刺伤、烧或烫伤)。2 个量表均采用 5 点计分法(1=未发生,5=每周欺凌/受欺凌≥3 次)。问卷总分越高,说明欺凌/受欺凌越严重。根据欺凌定义^[4],本次调查将每月欺凌/受欺凌>1 次定义为欺凌/受欺凌;欺凌卷入包括欺凌和受欺凌。量表总体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0,被欺凌问卷和欺凌他人问卷 Cronbach α 系数分别为 0.90 和 0.83。

1.3 质量控制 本研究对调查人员进行统一培训并在问卷调查时采用匿名形式填写。为减少同学间的

相互影响,所有学生均独立作答,对问卷有疑问者由调查员帮助解释。作答完毕由调查员立即核查是否填写完整,如有遗漏,及时由被调查者补齐。按照统一标准验收调查问卷,由经过培训的 2 名调查人员分别对数据库进行核查,合并核查结果后,对数据库进行全面整理。

1.4 统计分析 资料使用 EpiData 3.0 软件进行双录入;使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家庭因素与中学生欺凌卷入情况的关联分析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alpha=0.05$ 。

2 结果

2.1 中学生欺凌报告率 见表 1。

表 1 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学生欺凌报告率比较

人口统计学指标	人数	统计值	欺凌	受欺凌
性别	男	1 558	282(18.1)	673(43.2)
	女	1 438	108(7.5)	454(31.6)
		χ^2 值	74.03	43.06
		P 值	<0.01	<0.01
学段	初中	1 382	198(14.3)	559(40.4)
	高中	1 614	192(11.9)	568(35.2)
		χ^2 值	3.89	8.77
		P 值	<0.05	<0.01
家庭所在地	城市	1 911	195(10.2)	646(33.8)
	农村	1 085	195(18.0)	481(44.3)
		χ^2 值	36.88	32.69
		P 值	<0.01	<0.01
是否独生子女	否	633	60(9.5)	184(29.1)
	是	2 363	330(14.0)	943(39.9)
		χ^2 值	8.88	25.00
		P 值	<0.01	<0.01
父子关系	好	2 326	247(10.6)	783(33.7)
	一般	628	130(20.7)	323(51.4)
	差	42	13(31.0)	21(51.0)
		χ^2 值	56.49	69.33
		P 值	<0.01	<0.01
母子关系	好	2 650	314(11.8)	939(35.4)
	一般	326	69(21.2)	178(54.6)
	差	20	7(35.0)	10(50.0)
		χ^2 值	30.85	46.76
		P 值	<0.01	<0.01
父母婚姻状况	和谐	2 440	278(11.4)	840(34.4)
	一般	426	84(19.7)	221(51.9)
	不和谐/离异/丧偶	130	28(21.5)	66(50.8)
		χ^2 值	30.91	57.09
		P 值	<0.01	<0.01
父亲是否外出打工	否	2 170	271(12.5)	771(35.5)
	是	826	119(14.4)	356(43.1)
		χ^2 值	1.99	14.61
		P 值	0.16	<0.01
母亲是否外出打工	否	2 836	361(12.7)	1 055(37.2)
	是	160	29(18.1)	72(45.0)
		χ^2 值	3.89	3.93
		P 值	0.05	0.05
父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 680	248(14.8)	695(41.4)
	高中/中专	914	97(10.6)	304(33.3)
	大专及以上学历	402	45(11.2)	128(31.8)
		χ^2 值	10.36	23.19
		P 值	0.01	<0.01
母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 845	270(14.6)	781(42.3)
	高中/中专	798	79(9.9)	239(29.9)
	大专及以上学历	353	41(11.6)	107(30.3)
		χ^2 值	11.72	45.49
		P 值	<0.01	<0.01
家庭组成	传统家庭	1 143	165(14.4)	417(36.5)
	核心家庭	1 720	204(11.9)	656(38.1)
	单亲/重组/寄宿家庭	133	21(15.8)	54(40.6)
		χ^2 值	4.97	1.33
		P 值	0.08	0.51

注:()内数字为报告率/%。

在 2 996 名学生中,390 名(13.0%)存在欺凌他人行为,1 127 名(37.6%)受他人欺凌。男生、初中生和农村学生的欺凌与受欺凌报告率分别高于女生、高中生和城市学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5)。

2.2 不同家庭状况中学生欺凌卷入单因素分析 由表 1 可见,除家庭组成和父亲是否外出打工外,是否独生、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父母婚姻状况、母亲是否外出打工、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等家庭因素对中学生欺凌卷入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0.05)。

2.3 中学生欺凌卷入与家庭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是否欺凌他人和受他人欺凌(0=否,1=是)为因变

量,以是否独生、父子关系、母子关系、父母婚姻状况、父亲是否外出打工、母亲是否外出打工、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作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独生子女受欺凌和欺凌他人的风险分别是非独生子女的 1.37 和 1.42 倍;与父子关系一般和差的学生相比,父子关系好的学生更不易于欺凌他人;与父母婚姻状况一般和不和谐/离异/丧偶的学生相比,父母婚姻状况和谐的学生更少受欺凌;与父亲外出打工的学生相比,父亲没有外出打工的学生更少受欺凌;母亲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的学生受欺凌的风险是母亲受教育程度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学历学生的 1.39 倍。见表 2。

表 2 中学生欺凌卷入与家庭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n=2 996$)

家庭因素		欺凌		受欺凌	
		OR 值(OR 值 95%CI)	P 值	OR 值(OR 值 95%CI)	P 值
是否独生	是	1.42(1.04~1.94)	0.03	1.37(1.11~1.69)	0.00
	否	1.00		1.00	
父子关系	好	0.38(0.17~0.85)	0.02	0.68(0.33~1.36)	0.27
	一般	0.69(0.31~1.50)	0.35	1.03(0.51~2.07)	0.94
	差	1.00		1.00	
母子关系	好	0.63(0.22~1.84)	0.40	0.99(0.34~2.65)	0.98
	一般	0.72(0.24~2.14)	0.56	1.33(0.49~3.63)	0.57
	差	1.00		1.00	
父母婚姻状况	和谐	0.64(0.41~1.07)	0.09	0.53(0.35~0.82)	0.00
	一般	0.89(0.54~1.47)	0.65	0.83(0.53~1.31)	0.43
	不和谐/离异/丧偶	1.00		1.00	
父亲是否外出打工	否	0.83(0.70~1.00)	0.04	0.83(0.70~0.99)	0.04
	是	1.00		1.00	
母亲是否外出打工	否	0.79(0.52~1.22)	0.29	0.91(0.65~1.29)	0.61
	是	1.00		1.00	
父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15(0.75~1.76)	0.54	1.04(0.77~1.40)	0.79
	高中/中专	0.90(0.59~1.37)	0.62	0.91(0.68~1.22)	0.53
	大专及以上	1.00		1.00	
母亲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04(0.67~1.62)	0.87	1.39(1.02~1.90)	0.04
	高中/中专	0.84(0.54~1.32)	0.45	0.99(0.73~1.35)	0.95
	大专及以上	1.00		1.00	

3 讨论

本研究显示,华中某市中学生欺凌他人的报告率为 13.0%,低于 Kowalski 等^[11]的研究结果;受欺凌报告率为 37.6%,高于杨继宇等^[12]的研究结果,该地区学生的受欺凌情况较突出,应引起重视。男生、初中生的欺凌与受欺凌报告率分别高于女生和高中生,与 Kätlin^[13]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可能与男生行为更为外向化、性格较女生更为冲动有关。初中生正处于青春期,心智尚不成熟、性情较高中生更不稳定,而且高中生学业负担更重也可能是其欺凌参与率低的原因。农村中学生的欺凌和受欺凌报告率高于城市,可能与地域经济发展水平或学校质量有关。

中学生受欺凌报告率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有关,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中学生受欺凌率越低,与 Kuo 等^[14]的研究结果部分一致。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严母慈父”的时代,父亲往往充当子女的“玩伴”^[15],而母亲在照顾孩子日常生活的同时还兼顾子

女的教育和学习等相关活动,青少年正处于性格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高文化程度和修养良好的母亲更可能采取科学温和的教育方式、拥有更多教育素材并会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这对孩子良好性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研究表明性格良好的孩子更加自信和擅长人际交往,减少了受欺凌的可能性^[16]。

在家庭环境方面,独生子女欺凌和受欺凌的风险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可能与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所获得的家庭关注程度不同有关。一方面独生子女受到父母溺爱的可能性高,更容易发生欺凌他人的行为,另一方面独生子女在人际交往上由于缺少与兄弟姐妹和同龄伙伴日常相处的经验很容易形成自私、争强好胜、不合群等性格特征^[17],在校园中更容易与同伴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欺凌。父亲外出打工的中学生受欺凌的风险高于父亲没有外出打工的中学生。有研究表明,父亲角色的长期缺位与孩子的学习成绩和

同伴交际等因素呈明显的负相关,而这些因素与中学生受欺凌的可能性有密切关系^[18]。

家庭关系是孩子最早接触到的社会关系,深刻影响其后续的社会发展和人格形成,对孩子入学后的欺凌卷入情况也有所影响。本研究结果显示,父子关系好的中学生欺凌他人的可能性低于父子关系一般和差的中学生。有研究表明,父子关系好的学生有更强大的学校适应能力、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和良好的心理健康状况^[19]。父母婚姻和谐的中学生受欺凌的风险更低,与 Bowers 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和谐的父母婚姻状况会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减少孩子遭遇的生活事件和经济压力,降低受欺凌可能性。

综上所述,在校园欺凌治理中,应重视引起中学生卷入欺凌的家庭因素,塑造良好的家庭环境,培育父母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关注父亲缺位家庭青少年的心理状况,从家庭方面着手预防中学生欺凌卷入。

4 参考文献

- [1] 杨书胜,耿淑娟,刘冰.我国校园欺凌现象 2006—2016 年发展状况[J].中国学校卫生,2017,38(3):458-460.
- [2] 胡学亮.中小学校园欺凌高发原因与对策分析[J].中国教育学报,2018,39(1):31-37.
- [3] 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学习欺凌综合治理方案》[J].中国应急管理,2017,11(12):15-17.
- [4] 苏春景,徐淑慧,杨虎民.家庭教育视角下中小学校园欺凌成因及对策分析[J].中国教育学报,2016,37(11):18-23.
- [5] ERGINOZ E, ALIKASIFOGLU M, ERCAN O, et al. The role of parental, school, and peer factors in adolescent bullying involvement: results from the Turkish HBSC 2005/2006 study[J]. Asia Pac J Public Health, 2015, 27(2):1591-1603.
- [6] OLWEUS D.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 Dan Olweus[J]. Br J Educ Stud, 1994, 42(4):403.
- [7] 张文新,武建芬. Olweus 儿童欺负问卷中文版的修订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1999, 15(2):8-12.
- [8] 郑春玲,刘丽,张海燕,等.中学生暴力行为量表的编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3,27(4):285-291.
- [9] 张延婷.12~18 岁中学生暴力遭遇量表的研制及应用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4.
- [10] 曾直,张天成,张福兰,等.湘西州吉首市中职学校家庭因素与学生健康危险行为相关性分析[J].社区医学杂志,2018,16(13):1051-1054.
- [11] KOWALSKI R M, LIMBER S P. Psychological, physical, and academic correlates of cyberbullying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J]. J Adol Health Off Public Soc Adol Med, 2013, 53(1):S13-S20.
- [12] 杨继宇,谢宇,瞿华礼,等.中国学生欺负相关行为报告率的 Meta 分析[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6,24(11):1658-1662.
- [13] KÄTLIN P, KIKAS E. Aggressive strategies and victimization during adolescence: grad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and cross-informant agreement[J]. Aggr Behav, 2010, 32(1):68-79.
- [14] KUO M, MOHLER B, RAUDENBUSH S L, et al. Assessing exposure to violence using multiple informants: application of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J]. J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2010, 41(8):1049-1056.
- [15] 孙伦轩,林小莉.从“严父慈母”到“严母慈父”:子女管教严格程度的父母差异及其成因分解[J].教育学术月刊,2018,35(8):55-62.
- [16] 胡荣,沈珊.家庭资本与初中校园欺凌的关系问题[J].求索,2018,35(5):128-136.
- [17] 熊建海.农村独生子女学生入学后的不良心理特征及教育对策[J].科技信息,2010,27(21):260-261.
- [18] 刘静雯.父亲缺位留守初中生孤独感和应对方式的关系研究[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16.
- [19] KRAMPE E M. When is the father really there? A conceptual reformulation of father presence[J]. J Fam Iss, 2009, 30(7):875-897.
- [20] BOWERS L, SMITH P K, BINNEY V. Perceived family relationships of bullies, victims and bully/victims in middle childhood[J]. J Soc Pers Rel, 1994, 11(2):215-232.

收稿日期:2019-05-22;修回日期:2019-07-18

(上接第 1490 页)

- [4] 宋逸,季成叶,胡佩瑾,等.我国城、乡高中生性行为发生的比较[J].北京大学学报(医学版),2013,45(3):376-381.
- [5] 李旭阳,徐雯艳,姜小庆,等.南昌市高中生性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8,39(12):1888-1890.
- [6] 申赞魁,武培丽,刘振红.北京市延庆区高中生性行为和艾滋病健康教育现状[J].中国学校卫生,2017,38(12):1821-1824.
- [7] 赵瑞,武俊青,李玉艳,等.上海市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态度及行为调查[J].中国健康教育,2017,33(11):978-982.
- [8] 郭静,付淋淋,杨洪玲,等.教育环境对初中生性健康知识的影响[J].中国学校卫生,2018,39(10):1547-1550.
- [9] 赵瑞,武俊青,周颖,等.上海市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干预效果评价[J].中国公共卫生,2019,35(6):758-761.
- [10] 何培亮,卢文豪,保卫,等.男性青少年过度自慰行为现况初探[J].中国性科学,2017,26(1):126-129.
- [11] 孙红旗.青少年性教育缺失问题浅析[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5(5):100-102.
- [12] 雷普超,吴洋洋,周峻民,等.大学生性教育模式综述[J].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18,34(6):840-844.
- [13] STEINBERG J R, TRUSSELL J, HALL K S. Fatal flaws in a recent meta-analysis on abortion and mental health[J]. Contraception, 2017, 86(5):430-437.
- [14] KEARNEY M S, LEVINE P B. Why is the teen birth r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high and why does it matter? [J]. Econ Perspect, 2012, 26(2):141-166.
- [15] 丁亮蕾,林鹏,李艳,等.广州市青年学生主动参加 HIV 检测情况及影响因素[J].中国艾滋病性病,2017,23(6):517-519,528.
- [16] 祝暉.中学生性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18(21):15-17.

收稿日期:2019-05-01;修回日期:2019-06-03